

前 言

出版界有一條同樣適用於腦科手術和汽車機械的基本規則，那就是：「如果東西沒壞，就別修理它。」由於有人還在購買這本書《痛苦的上帝》（編按：本書中文譯本，原先由香港天道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中譯書名為《有話問蒼天》）的舊版，所以，倘若我想大幅度的修改，可能就得違反這條規則。

我於一九七〇年代的中期撰寫此書，當時才二十多歲。從那之後，多年來我從未停止思考這個議題。就像一隻狗發現了新的味道，不停繞著有關痛苦的問題打轉，尋找線索。這段期間，我也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其中不少是描述他們自己痛苦、漫長的奧德賽旅程，悲傷之情溢於言表。為此，我認為有必要再次琢磨多年前就完成的作品，使它翻新，跟上現況。

許多聖經學者都認為，約伯記是聖經裡最古老的一卷書，而令我驚訝的是，那麼能言善辯的約伯所提出的質疑，到如今依然迴響不已，不因時間消逝褪色。幾個世紀以來，它們甚至變得越來越大聲，也越來越尖銳刺耳。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說《最後的問題》（*The Only Problem*），其書名就是來自書中的一段對話，談到良善的上帝怎能容許苦難存在。「事實上，這是唯一值得探討的問題」，書中主角如此總結。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驚訝。歷來探討痛苦的書籍，明顯分

為兩組。較古老的那組，包括阿奎那（Aquinas）、本仁·約翰（Bunyan）、約翰·鄧恩（John Donne）、馬丁·路德、加爾文以及奧古斯丁等人，他們毫無怨言接受痛苦和苦難，認為這些是上帝手中的利器。這些作者從不質疑上帝的作為，只試著「證明上帝對待人的方式是合理的」。他們信心堅定著書立說，彷彿只要靠著推理論證的力量，就能撫平人們遭逢苦難的情緒反應。

現代討論痛苦的書籍則截然不同。那些書的作者認為，世上有這麼多的邪惡與苦難，與上帝是良善與慈愛的傳統觀念並不相符。因此，上帝的位置，也從原本提供見解的「法庭之友」（friend of the court），被攆入了被告席。「上帝，這下你還有什麼話好替自己辯護的？」這些憤怒的現代人似乎這麼說。不管是藉著重新界定祂的愛，或是質疑祂掌控邪惡的能力，許多人都因此調整了對上帝的看法。


當你同時閱讀這兩組書籍，便會發現語氣的轉變相當明顯。彷彿只有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才真正理解苦難、才有資格探討苦難。難道我們忘了，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是活在沒有麻醉藥和抗生素的時代，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歲，而本仁·約翰與約翰·鄧恩則是分別在監獄和瘟疫隔離所，寫出他們的曠世鉅著？反觀這些現代作者——過著有如王公貴族的舒適生活，長時間窩在有空調的辦公室裡工作，藥櫃裡還塞滿了各種特效藥——卻有滿腔難以壓抑的怒火，實在挺諷刺的。

讀完滿架子這類的書後，我自問：「這個世界真的需要另一本探討痛苦的書嗎？」然而，當我花時間與受苦的人相處，我不得不做出肯定的結論。說來奇怪，我發現許多關於痛苦的書籍，與受苦者完全扯不上關係。對受苦者而言，苦難這件事並不是一種理論性問題，不是一場為要呈現所有精湛演繹、推理過程的神學遊戲，而是一種關係上的問題。無數受苦的人想要愛上帝，但就是無法抹去眼中的淚水。他們感到受傷與遭受背叛。然而遺憾的是，教會的回應往往帶來更多困惑，而非帶來安慰。

十五年前，當我的年紀還不夠資格處理這令人望而生畏的痛苦議題時，我為那些人寫了這本《痛苦的上帝》。如今，我大幅修改及擴充此書內容，部分原因在於，從那之後我得到許多回饋。就某方面而言，這本增訂版是我與讀者的對話，也是我另一階段的天路歷程。

本書Part4〈我們如何面對痛苦？〉是我特別新增的內容，因為我相信向受苦的世界表達祂的愛，是上帝託付給教會的使命。以往我們只要想到痛苦的問題，就認為這是要去詢問上帝的問題，但這其實也是祂要問我們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應那些受傷的人？

本書增訂收錄幾篇先前發表的文章，分別刊於《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以及由馬特諾瑪出版社（Multnomah Press）印製的《幫助受傷者》（*Helping the Hurting*）。承蒙允許我將這些資料編入本書，特此致謝。



要記得
那些在患難中的人，
好像
你們
也在患難中一樣。

希伯來書十三章 3 節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1 揮之不去的問題

此刻，上帝在哪裡？

這樣的懷疑是喪偶最令人不安的症狀之一。

當你幸福愉快的時候，愉快到根本不覺得需要祂，此時，你若想向祂獻上讚美，祂會張開雙臂欣然迎接。

然而，當你陷於絕望又求助無門，迫切需要祂的時候，又會得到什麼呢？

一扇當著你的面使勁甩上的門，裡頭還傳出門栓上鎖的聲音，而且是雙重門栓。然後，一片死寂。你還不如轉身離去。

魯益師 (C. S. Lewis)

《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

面對身陷劇痛煎熬的人，我感到無能為力。不僅無能為力，更覺內疚。站在他們身邊，看著他們愁容滿面，聽著他們哀聲嘆氣，我強烈意識到彼此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無法洞悉他們的苦難，只能束手旁觀。無論我試著說些什麼，都顯得軟弱無力又生硬呆板，好像小學生在學校演話劇、背

台詞一樣。

有一天，我收到好友約翰和克勞蒂雅·克萊斯頓慌亂中向我發出求助的訊息。這對二十歲出頭的新婚夫婦，才剛在美國中西部安頓好要展開新的生活。我曾親眼見過約翰如何在愛情中被徹底改變，並為此感到吃驚。他與克勞蒂雅訂婚的這兩年，言談不再憤世嫉俗，稜角分明的個性也逐漸變得圓融。如今的他變得開朗樂觀，現在寄給我的信常常滿紙都洋溢著新婚的熱情。

但是，那天約翰捎來的這封信，讓我一打開就覺得事情不妙。整封信字跡潦草，到處都是塗改過的痕跡，破壞了他一向工整的字跡。他在信中解釋：「請原諒我寫得很亂……我想這說明了我心亂如麻，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對夫婦才剛起步的婚姻就遇上了路障，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打擊。克勞蒂雅被診斷出罹患了何杰金氏症（Hodgkin's disease），也就是淋巴癌，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存活率。

不到一週，醫生就動手術切開她從腋窩到肚子的部分，割除了所有可見的病灶。接著，她只能昏昏沉沉、虛弱無力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讓人感到諷刺的是，約翰那時在一間當地醫院擔任院牧助理，他對院內病人的同情心卻急劇下降。他告訴我：「照理說，我現在更加理解其他患者所承受的痛苦。但我卻不在乎了。我只掛念著克勞蒂雅。我真想向他們大喊：『別再哭

了，你們這些白痴！你們以為只有自己遇到困難嗎？我太太可能馬上就要死了！』」

雖然約翰和克勞蒂雅是堅強的基督徒，但對上帝惱怒的情緒卻意外地一湧而現——那是一種被親密朋友出賣的憤怒。「上帝啊，為什麼是我們？」他們吶喊。「祢在開什麼玩笑，故意施捨我們一年的幸福婚姻，就為了設計我們陷入如今的光景？」

鈷六十的放射線治療對克勞蒂雅的身體造成損害。她的美貌幾乎在一夜之間消逝無蹤。她感到虛弱，看來疲憊不堪，膚色發黑，頭髮脫落。她的喉嚨發炎刺痛，吃進去的東西幾乎全部吐了出來。有一陣子，由於她的咽喉腫脹，無法吞嚥，醫生不得不暫停療程。

當治療重新恢復，克勞蒂雅得定期赤裸躺在一張放療檯上。她只能一動也不動躺著，靜靜聽著機器向她射擊肉眼看不見的微粒時所發出的嗡嗡聲與喀噠聲，每一次的劑量都會使她的身體加速老化好幾個月。每當躺在那冰冷的鋼鐵診間裡，她總會想到上帝，也思忖自己的受苦。

克勞蒂雅的探訪者

許多基督徒前來探訪克勞蒂雅，她原本希望他們能夠對她的遭遇提供一些看法，讓她得著安慰。然而，他們的話反而令她苦惱，而非慰藉。

她教會裡的一位執事鄭重勸她，認真思考上帝透過這件事要教導她什麼功課。「妳生命裡一定有不討上帝喜悅的事，」他說，「妳必定在什麼時候違背了祂的旨意。妳所遭遇的事，絕非偶然。上帝會使用各種情況與環境來警告我們、懲罰我們。此刻，祂正在對妳說什麼？」

幾天後，克勞蒂雅很詫異有位不太熟悉的教會姐妹來探望她。這位直截了當又有點冒失的寡婦，顯然自許要成為專門給病人加油打氣的啦啦隊長。她帶來鮮花、獻唱詩歌，還待了很長一段時間，誦讀像是小溪奔流、群山拍掌的讚美詩。但當克勞蒂雅提起自己的病況或醫生的診斷，這位婦人就立刻轉移話題，試圖以歡呼和善意來應付克勞蒂雅的受苦。但是，她只來探訪過一次。不久之後，花兒凋謝，詩歌也不再悅耳了，徒留克勞蒂雅依然得面對每一天新的痛苦。

另一位姐妹也順道來訪，她是電視神醫佈道家的忠實信徒。她滿懷信心告訴克勞蒂雅，得醫治是唯一的出路。當克勞蒂雅向她提起那位執事的勸告，這位姐妹幾乎氣炸了。「疾病絕對不是上帝的旨意！」她高聲喊著：「妳沒有讀過聖經嗎？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潛伏在我們身邊，但只要妳能振作起來、有充足的信心，相信自己必得醫治，上帝就會拯救妳。別忘了，克勞蒂雅，信心是可以移山的，當然也包括移除妳的淋巴癌。所以只管憑信心說出妳想要的應許，然後宣告得勝。」

接下來的幾個早晨，當克勞蒂雅躺在無菌的鈷放射線治

療室時，她設法「振作」信心。但她懷疑自己連怎麼進行都不知道。她並非質疑上帝的超自然力量，但如何才能說服上帝相信她的真誠呢？信心並不像肌肉那樣，能靠著運動鍛鍊來增強與茁壯。信心反而是靠不住、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握的。看來這個振作信心的概念令她筋疲力竭，她始終搞不清楚到底該如何「振作」。

然後，很可能是克勞蒂雅教會裡最「屬靈」的那位姐妹也來了，她帶來一些書籍，是關於為著一切發生的事情讚美上帝。「克勞蒂雅，妳的靈命必須進深到一個程度，能夠說：『上帝啊！我因祢使我受苦而愛祢。這是祢的旨意，祢知道什麼對我最好。我讚美祢，正因祢是如此愛我，才讓我經歷這一切。為所有的事，包括這苦難在內，我向祢獻上感恩！』」

當克勞蒂雅深思這番話時，腦海裡充滿了關於上帝的古怪形像。她想像著一個巨形的食人妖，如宇宙般龐大，以壓榨可憐的人類為樂，不時用指甲掐捏、用拳頭重擊、還將他們摔向鋒利尖銳的巨石。那妖怪不停地折磨人，直到他們大聲呼喊：「上帝啊，我愛祢，因祢在我身上行這大事！」這樣的想法讓克勞蒂雅很反感，她實在無法發自內心敬拜或愛慕這樣一位上帝。

此時，另一位探訪者，克勞蒂雅的牧師，試圖讓她明白自己是被選中要執行一項重要的使命。他說，「克勞蒂雅，妳已蒙揀選要為基督受苦，祂將因此獎賞妳。祂揀選妳是因

為妳既堅強又正直，就像祂揀選約伯一樣，為要使用你們成為眾人的榜樣。因著妳的反應，其他人的信心得以成長。妳應該感到這是特權，而非辛酸。我們眼中的不幸，是上帝眼中的良機。」牧師勸她把自己看作是參加障礙賽的田徑明星，將種種難關視為邁向勝利所必須奮力跨越的一連串跨欄。

有時，擁有特權成為殉道者的這種想法，在克勞蒂雅自憐時帶給她安慰。然而，當她的疼痛加劇，吞下去的食物全部吐了出來，看見自己憔悴衰老的容顏，她又不禁吶喊：「上帝啊，為什麼是我？有數不盡的基督徒都比我更堅強、更值得敬佩——妳怎麼沒有選擇他們？」她覺得自己一點也不像田徑明星，她想知道上帝為何會故意在祂所愛之人的人生路上安排跨欄比賽。

我也去探望了克勞蒂雅，發現她被各種互相矛盾的話弄得極度不知所措。她向我複述那些好心的基督徒給她的建議，我也傾聽她被搞糊塗的反應。到底她該學習哪種功課？要怎麼做才能更有信心？她該聽從誰的勸告？但一片困惑之中，她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她和約翰的幸福世界正在崩潰瓦解，而這是她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那天，我並沒有給克勞蒂雅什麼建議。事實上，我離開時反而有更多的疑問。為什麼是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而我卻能好端端、健康地站在她身旁？聽著她複述那些訪客陳腔濫調的評論，我心中好似被什麼打到而畏縮。難道基督教就